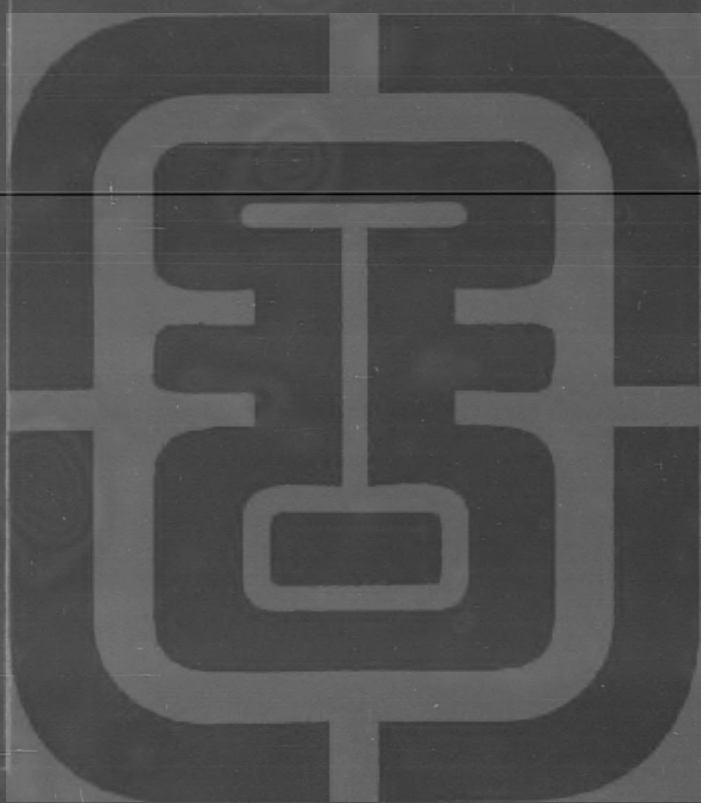


南史



列傳第四十九

南史五十九

李延壽撰

江淹

任昉

王僧孺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父康之南沙令雅
有才思淹少孤貧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為
人不事章句之學留情於文章早為高平檀超
所知常升以上席甚加禮焉起家南徐州從事
轉奉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

兗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言受金淹被
繫獄自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
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
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
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
死而不顧者以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
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鑿停左右少
加矜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
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聲名於天下日者

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
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
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
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
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劔少謝萬一
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
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
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
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

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
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
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
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
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
史寧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
銷金積讒摩骨遠則直生取疑于盜金近則伯
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才猶或如是况在下官
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

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
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
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
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
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
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
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寢仁沐義
照景飲醴而已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
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

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景素覽
書即日出之尋爲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第再遷
府主簿景素爲荊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
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進
諫景素不納及鎮京口淹爲鎮軍參軍領南東
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
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東海太守陸澄丁艱
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淹
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爲建安吳興令

及齊高帝輔政聞其才召爲尚書駕部郎驃騎
參軍事俄而荊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
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曰昔項彊而劉
弱袁衆而曹寡羽卒受一劍之辱紹終爲奔北
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試爲
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
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人望所歸四勝也
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
也有恩無威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

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
雖豺狼十萬而終爲我獲焉帝咲曰君談過矣
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齊高帝引
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鵝炙垂
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
高帝讓九錫及諸章表皆淹製也齊受禪復爲
驃騎豫章王嶷記室參軍建元二年始置史官
淹與司徒左長史檀超共掌其任所爲條例並
爲王儉所駁其言皆不行淹任性文雅不以著述

在懷所撰十三篇竟無次序又領東武令參掌
詔策後拜中書侍郎王儉嘗謂曰卿年三十五
已爲中書侍郎才學如此何憂不至尚書金紫
所謂富貴卿自取之但問年壽何如爾淹曰不
悟明公見眷之重永明三年兼尚書左丞時襄
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
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直云似是科斗書淹
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簡殆如新少
帝初兼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尚

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爲南
司足以振肅百僚也淹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
而行更恐不足仰稱明旨爾於是彈中書令謝
朏司徒左長史王績護軍長史庾弘遠並以託
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前益州刺史劉峻梁
州刺史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臨海
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
并大縣官長多被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
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若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累遷祕書監侍中衛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
常采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
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
長貧賤也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
永元中崔慧景舉兵圍都衣冠悉投名刺淹稱
疾不往及事平時人服其先見東昏末淹以祕
書監兼衛尉又副領軍王瑩及梁武至新林淹
微服來奔位相國右長史天監元年爲散騎常
侍左衛將軍封臨沮縣伯淹乃謂子弟曰吾本

素官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卒武帝爲素服舉哀謚曰憲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旣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

贖矣又嘗宿於治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凡所著述自撰爲前後集并齊史十志並行於世嘗欲爲赤縣經以補山海之缺竟不成子薦嗣

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也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兄遐字景遠少敦學業家行甚謹位御史中丞金紫光祿大夫始興永明中遐以罪將徙荒

南史及傳卷四十九
七
喬遙懷名請訴言淚交下齊武帝聞而哀之竟
得免遙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卧夢有
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
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
身長七尺五寸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
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彥
回嘗謂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
爲多一不爲少由是聞聲籍甚年十二從叔晷
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阿堆吾家千里

駒也昉孝友純至每侍親疾衣不解帶言與淚
并湯藥飲食必先經口初爲奉朝請舉兗州秀
才拜太學博士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丹楊尹
復引爲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爲當
時無輩曰自傳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
門是用其入室升堂於是令昉作一文及見曰
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
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見
知如此後爲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時琅邪王

融有才雋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恍然自失以父喪去官泣血三年杖而後起齊武帝謂昉伯遵曰聞昉哀瘠過禮使人憂之非直亡卿之寶亦時才可惜宜深相全譬遵使進飲食當時勉勵回卽歐出昉父遙本性重檟榔以爲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爲恨遂終身不嘗檟榔遭繼母憂昉先以毀瘠每一慟絕良久乃蘇因廬於墓側以終喪禮哭泣之地草爲不生昉素彊壯胛帶甚充服

闕後不可復識齊明帝深加器異欲大相擢引爲愛憎所白乃除太子步兵校尉掌東宮書記齊明帝廢鬱林王始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公使昉具草帝惡其辭斥甚愠昉亦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尤長爲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當時王公表奏無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辭宗深所推挹永元中紆意於梅虫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令謝尚書令

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未爲
司徒右長史梁武帝尅建鄴霸府初開以爲驃
騎記室參軍專主文翰每制書草沈約輒求同
署嘗被急召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參製焉
始梁武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
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
當以卿爲騎兵以帝善騎也至是引昉符昔言
焉昉奉牋云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
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蓋謂此也梁臺建

禪讓文誥多昉所具奉世叔父母不異嚴親事
兄嫂恭謹外氏貧闕恒營奉供養祿奉所收四
方餉遺皆頒之親戚即日便盡性通脫不事儀
形喜愠未嘗形於色車服亦不鮮明武帝踐祚
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出爲義興太守歲荒
民散以私奉米豆爲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
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
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
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漑漑

弟洽從昉共爲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參掌大選居職不稱尋轉御史中丞秘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第目定焉出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爲斂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爲棺浣衣爲斂闔境痛惜百姓共

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即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謚曰敬子昉好交結獎進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稱述得其延譽者多見并擢故衣冠貴游莫不多與交好坐上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在郡尤以清潔著名百姓年八十以上者遣戶曹掾訪其寒溫嘗欲營佛齋調楓香二石始入三斗

南史及傳卷四十一
十一
便出教長斷曰與奪自己不欲貽之後人郡有
蜜嶺及楊梅舊爲太守所采昉以冒險多物故
即時停絕吏人咸以百餘年未之有也爲家誠
殷勤甚有條貫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漑書
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何託其
爲士友所推如此昉不事生產至乃居無室宅
時或譏其多乞貧亦隨復散之親故常自歎曰
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旣以文
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晚節

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
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爲穿鑿於是才有才盡之
談矣博學於書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
卷率多異本及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
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所著文章數十
萬言盛行於時東海王僧孺嘗論之以爲過於
董生楊子昉樂人之樂憂人之憂虛往實歸忘
貧去吝行可以厲風俗義可以厚人倫能使貧
夫不取懦夫有立其見重如此有子東里西華

南容北叟並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
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帔練
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爲卿
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曰客問主人
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
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彫虎嘯而清
風起故氛氲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
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
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

墳篋聖賢以此鏤金板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
鍾鼎若乃匠石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
雅引池張欵欵於下泉尹斑陶陶於永久駱驛
從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
益州汨彞叙粵謨訓捶直切絕交遊視黔首以
鷹鷗媿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辯其惑主人
听然曰客所謂撫弦微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
沮澤不睹鴻鴈高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
驤夔屈從道汗隆日月連璧贊疊疊之弘致雲

飛雷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
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以爲言
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懽其愉樂恤其陵夷
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
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
古而一遇逮叔世人訛狙詐颺起溪谷不能踰
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
未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
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

寵均董石權壓梁竇彫刻百工爐錘萬物吐嗽
興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
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鷄人始唱鶴蓋
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
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
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
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閤而鳴鍾則有
窮巷之賓繩樞之士異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
微澤魚貫鳧踊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梁霑玉

南史及傳卷四十九
廿四
竿之餘瀝銜恩遇進欵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歛頤蹙頰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叙寒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沉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
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

靈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响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執纖縵所以揣其輕重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縵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泉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

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鎗銖續微影撒雖共工
之蒐慝驩堯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
皆爲匍匐委蛇折支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
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包
苴所入寔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豪寡忒是
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
譬之於闌闐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
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
而未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

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
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
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視之晚乎
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
釁也難固易携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
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
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榎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
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
銀黃夙昭人譽適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俊邁

南史及傳卷四十八
聯衡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
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
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輳衣裳雲合
輜輶擊鞮坐客恒滿蹈其閭闕若升闕里之堂
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坂至於顧眄增其倍價
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
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慧莊之清塵庶羊
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
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貌爾諸

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
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清之仁寧
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
行孟門豈云嘖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
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懼與麋鹿同
羣嗷嗷然絕其雲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致漑
見其論抵凡於地終身恨之昉撰雜傳二百四
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東
里位尚書外兵郎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人也魏衛將軍蕭八世孫也曾祖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準之宋司徒左長史父延年員外常侍未拜卒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初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願常讀之又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七歲能讀十萬言及長篤愛墳籍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仕齊爲太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爲

丹陽尹召補功曹使撰東宮新記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太學生虞羲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並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孺與高平徐夔俱爲學林文慧太子欲以爲宮僚乃召入直崇明殿會薨出爲晉安郡丞仍除侯官令建武初舉士爲始安王遙光所薦除儀曹郎遷書侍御史出爲錢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於竟陵王西邸以文學會友及將之縣昉贈詩曰唯子見知唯余知子觀行視

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
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
譽脩名旣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爲子御劉
略班藝虞志荀錄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惟無
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登惜余夜燭其爲士友推
重如此梁天監初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待詔文
德省出爲南海太守南海俗殺牛曾無限忌僧
孺至便禁斷又外國舶物高涼生口歲數至皆
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就市回而即賣

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歎曰昔人爲蜀郡
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
無所取視事二歲聲績有聞詔徵將還郡中道
俗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至拜中書侍郎領著
作復直文德省撰起居注中表薄遷尚書左丞
俄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
嘗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
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頃之卽真時武
帝制春景明志詩五百字敕沈約以下辭人同

南史列傳卷四十一
作帝以僧孺爲工歷少府卿尚書吏部郎參大
選請謁不行出爲仁威南康王長史蘭陵太守
行府州國事初帝問僧孺妾媵之數對曰臣室
無傾視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妾寓之行還妾遂
懷孕爲王典籤湯道愍所糾逮詣南司坐免官
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炯猶爲王府記室僧孺
乃與炯書以見其意後爲安成王參軍事鎮右
中記室參軍僧孺工屬文善楷隸多識古事侍
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荅曰古人

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
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
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
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轉北
中郎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先是尚書
令沈約以爲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
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書並皆詳實並在下
省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旣
並精詳寔可寶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

南史房傳卷四十九 三十一
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姦互起
偽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於齊患其不實於是
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競行姦貨以新換
故昨日卑細今日便成士流凡此姦巧並出愚
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隆安在元興之後
或以義熙在寧康之前此時無此府此時無此
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五詔書甲子不與
長歷相應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固自
忘言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

於此竊以晉籍所餘宜加寶愛武帝以是留意
譜籍州郡多離其罪因詔僧孺改定百家譜始
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平陽賈弼篤好簿狀
乃廣集衆家大搜羣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
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諸大品略無遺闕藏
在祕閣副在左戶及弼子太宰參軍匪之匪之
子長水校尉深世傳其業太保王弘領軍將軍
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諱湛
爲選曹始撰百家以助銓序而傷於寡略齊衛

將軍王儉復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之撰通
范陽張等九族以代鴈門解等九姓其東南諸
族別爲一部不在百家之數焉普通二年卒僧
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
昉家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其文麗
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其富博集十八
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
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入集別爲
五卷及東宮新記並行於世虞羲字士光會稽

餘姚人盛有才藻卒於晉安王侍郎丘國賓吳
興人以才志不遇著書以譏楊雄蕭文琰蘭陵
人丘令楷吳興人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嘗
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爲
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
乃與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
皆可觀覽劉孝孫彭城人博學通敏而仕多不
遂常歎曰古人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
降白壁書籍妄耳徐夤高平人有學行父榮祖

位秘書監嘗有罪繫獄旦日原之而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臣思愆於內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論曰二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代取人多由文史觀江任之所以効甲蓋亦會其時焉而淹實先覺加之以沈靜昉乃舊恩持之以內行其所以名位自畢各其宜乎僧孺碩學而中年遭躋非為不遇斯乃窮通之數也

列傳第四十九

南史五十九

列傳第五十

南史六十

范岫

季

延壽

撰

傳昭

弟映

孔休源

江革

子德藻

徐勉

許懋

子亨

殷鈞

宗人芸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也高祖宣晉徵士父羲宋尚書殿中郎本州別駕竟陵王誕反羲在城中事平遇誅岫幼而好學早孤事母以孝聞

外祖顏延之早相題目以爲中外之寶蔡興宗
臨荊州引爲主簿及蔡將卒以岫貧乏遺旨賜
錢二十萬固辭拒之仕齊爲太子家令文惠太
子之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
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爲時輩所與博涉多通
尤悉晉魏以來吉凶故事約常稱曰范公好事
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
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遷國
子博士岫長七尺八寸姿容奇偉永明中魏使

至詔妙選朝士有辭辯者接使於界首故以岫
兼淮陰長史迎焉入爲尚書左丞丁母憂居喪
過禮朝廷頻起並不拜朝廷亮其哀款得終喪
制出爲安成內史創立鈞折行倉公私弘益徵
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吏將送一無所納永元
末爲輔國將軍冠軍晉安王長史行南徐州事
梁武帝平建鄴承制徵爲尚書吏部郎參大選
天監五年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侍皇太子給
扶累遷祠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卒官岫恭敬

儼恪進止以禮自親喪後蔬食布衣以終身每
所居官恒以廉潔著稱爲長城令時有梓材巾
箱至數十年經費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
筆一雙猶以爲費所著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
于世二子袞偉

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
孫也祖和之父淡善三禮知名宋世淡事宋竟
陵王誕誕反坐誅昭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爲
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航賣曆日雍州刺史袁

顛見而奇之顛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
改顛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徒建安
王休仁聞而悅之固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
不往或有稱昭於廷尉虞愿乃遣車迎昭時愿
宗人通之在坐並當時名流通之貽昭詩曰英
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遺遺
芳太原王延秀薦昭于丹楊尹袁粲深見禮辟
爲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受學會明帝崩粲造哀
策文乃引昭定其所製昭有其半焉粲每經昭

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尋爲總明學士奉朝請齊永明中累遷尚書儀曹郎先是御史中丞劉休薦昭於齊武帝永明初以昭爲南郡王侍讀王嗣帝位故時臣隸爭求權寵唯昭及南陽宗史保身而已守正無所參入竟不罹禍明帝踐阼引昭爲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麤糲常挿燭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勅曰卿有古人之風故

賜卿古人之物累遷尚書左丞梁武帝素重昭梁臺建以爲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兼御史中丞天監三年兼五兵尚書參選事四年卽眞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口傳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聽事入隍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眞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旣不納又不欲拒遂餒

于門側郡多猛獸爲害常設檻穽昭曰人不害
猛獸猛獸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穽猛獸竟不爲
害歷秘書監太常卿遷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
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
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嘗餉粟置
絹于簿下昭笑而還之普通五年爲散騎常侍
金紫光祿大夫昭所蒞官常以清靜爲政不尚
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
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

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舉而論
之無所遺失世稱爲學府性尤篤慎子婦嘗得
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名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
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已不負閭室類
皆如此後進宗其學重其道人人自以爲不逮
卒謚曰貞長子譔位尚書郎湘東王外兵參軍
譔子準有文才陳宣帝時位度支尚書昭弟映
字徽遠三歲而孤兄弟友睦脩身勵行非禮不
動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餞之賓主俱懽日暮不

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候接同乘而歸兄弟並已班白時人美而服焉及昭卒映喪之如父年踰七十哀戚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慟天監中位烏程令卒於太中大夫子弘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晉尚書沖之八世孫沖卽開府儀同三司愉之世父也曾祖遙之宋尚書水部郎父佩齊通直郎休源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爲之垂泣後就吳興沈麟士受

經略通大義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問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後生之準的也觀此足稱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爲太學博士當時以爲美選休源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已備水

陸之品雲駐筋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
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
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尚書令沈約
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
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武
帝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
爲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
事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武帝亦素聞之卽
日除兼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

休源卽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
任昉常謂之爲孔獨誦遷建康獄正平反辯析
時罕寃人後有選人爲獄司者帝常引休源以
勵之除中書舍人後爲尚書左丞彈肅禮闈雅
允朝望時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于齊梁並
皆搜采休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錄再遷長兼御
史中丞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寮憚之後爲晉
安王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帝謂曰荆
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

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乃敕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始興王憺代鎮荊州復爲憺府長史太守行府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政績平心決斷請託弗行帝深嘉之歷祕書監復爲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蕃甚得人譽王深相倚杖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歷都官尚書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武帝與羣臣

議代居州任者時貴戚王公咸望遷授帝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實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事休源初爲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任時論榮之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剖斷如流徇無私謁中大通二年加金紫光祿大夫在州晝決辭訟夜覽墳籍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

無愧時人名爲兼天子四年卒遺令薄葬節朔
薦蔬菲而已帝爲之流涕顧謝舉曰孔休源居
職清忠方欲共康政道奄至隕沒朕甚痛之舉
曰此人清介彊直臣竊爲陛下惜之謚曰貞子
休源風範彊正明練政體常以天下爲已任武
帝深委杖之累居顯職性縝密未嘗言禁中事
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練凡奏議彈文勒成十
五卷長子雲章頗有父風位東揚州別駕少子
宗範聰敏有識度位中書郎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都水使
者尚書金部郎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
以母憂毀卒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
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此兒必興吾門九歲丁
父艱與第四弟觀同生少孤貧傷無師友兄弟
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十六喪母以孝聞服
闋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
王融吏部郎謝朓雅相欽重朓嘗行還過候革
時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歎久

之乃脫其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充臥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引爲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革諧之方貢琅邪王汎便以革代之僕射江祐深相引接祐爲太子詹事啓革爲丞祐時權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皆委以具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祐誅賓客皆羅其罪革獨以智免除尚書駕部郎中興元年梁武帝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

拒義不從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帝深賞歎之令與徐勉同掌書記建安王爲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爲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以觀爲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與革書云比聞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途次江夏觀卒革在雍州爲府王所禮款若布衣後爲建康正頻遷秣陵建康令爲政明肅豪彊憚

南史及傳卷五十一
之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徙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爲屬城所憚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因還都啓事面諫革墮事好酒以琅邪王曇聰代爲行事南州士庶爲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遷御史中丞彈奏豪權一無所避後爲鎮北豫章王長史廣陵太守時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勅隨

府王鎮彭城城旣失守革素不便馬汎舟而還途經下邳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脚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革辭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暉同被拘繫延明使暉作欵器漏刻銘革唾罵暉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荅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文入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旣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扑革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

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會魏帝請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暉還朝上大宴舉酒勸革曰卿那不畏延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爲天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於是以為太尉臨川王長史時帝惑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革不奉佛法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唯當勤精進自彊行勝脩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革及諸貴遊又手敕

曰果報不可不信豈可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乞受菩薩戒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上以臧盾性弱不能匡正召革慰遣乃除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東聞革應至並賫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唯資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革分判辯析曾無疑滯人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爲山陰令賊貨狼籍望風自解府王憚之每侍讌言論必以

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制
詩呈武帝帝謂僕射徐勉曰革果稱職乃除都
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
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臥
或請濟江徙重物以迺輕艚革旣無物乃於西
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尋監吳
郡時境內荒儉劫盜公行革至郡唯有公給仗
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寇革乃省游軍慰
百姓逾恐革乃廣施恩惠盜賊靜息武陵王出

鎮江州乃曰我得江革又得革清貧豈能一日
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革同行除南中郎長史
尋陽太守徵入爲度支尚書好獎進閭閻爲後
生延譽由是衣冠士子翕然歸之時尚書令何
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彊直每朝宴恒
有褒貶以此爲權貴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祿
大夫優游閑放以文酒自娛卒謚曰彊子有集
二十卷行于世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
爲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長

子敏早卒次子德藻

德藻字德藻好學美風儀身長七人四寸性至孝事親盡禮與異產昆弟居恩惠甚篤涉獵經籍善屬文仕梁爲尚書北部郎以父憂去職服闋後容貌毀瘠如居喪時及陳武帝受禪爲秘書監兼尚書左丞尋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天嘉中兼散騎常侍與中書郎劉師知使齊著北征道里記三卷還除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坐公事免後自求宰縣補新渝令政尚恩惠頗有

異績卒于官文帝贈散騎常侍文筆十五卷子椿亦善屬文位尚書右丞德藻弟從簡少有文情年十七作采荷調以刺何敬容爲當時所賞位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爲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痛之

徐勉字脩仁東海郟人也祖長宗宋武帝霸府行參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爲文見稱耆宿及長

好學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驎
必能致千里又嘗謂諸子曰此人師也爾等則
而行之年十八名爲國子生便下帷專學精力
無怠同時儕輩肅而敬之祭酒王儉每見常目
送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稱有宰輔之量射策
甲科起家王國侍郎補太學博士時每有議定
勉理證明允莫能貶奪同官咸取則焉遷臨海
王西中郎田曹行參軍俄徙署都曹時琅邪王
融一時才雋特相慕悅嘗請交焉勉謂所親曰

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褻衣裾融後果陷于法
以此見推識鑒累遷領軍長史初與長沙宣武
王遊梁武帝深器賞之及武帝兵至建鄴勉于
新林謁見帝甚加恩禮使管書記及帝卽位拜
中書侍郎進領中書通事舍人直內省遷臨川
王後軍諮議尚書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
論以爲稱職天監三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
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
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

羣犬驚吠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
亡後亦是傳中一事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
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彝倫有序既閑尺牘兼
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
停筆又該綜百氏皆避其諱嘗與門人夜集客
有虞曷求詹事五官勉正色荅云今夕止可談
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服其無私天監初官
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其制
開九品爲十八班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貨取

通守道淪退者以貧寒見沒矣後爲左衛將軍
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宮昭明太子尚幼勅知宮
事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嘗于殿講孝經臨
川王宏尚書令沈約備二傅勉與國子祭酒張
充爲執經王瑩張稷柳愷王暕爲侍講時選極
親賢妙盡人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求換
侍講詔弗許然後就焉舊揚徐首迎主簿盡選
國華中正取勉子崧充南徐選首帝敕之曰卿
寒士而子與王志子同迎偃王以來未之有也

勉恥以其先爲戲荅旨不恭白是左遷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後爲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右僕射詹事如故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頃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暮日潤屋豪家乃或半畧衣衾棺槨以速爲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纊纒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媿燕雀之徊翔傷情戚理莫此爲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

滿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寔難原如覘視或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不緩其告斂之辰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斂如其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又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繼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爲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參掌衡石甚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焚藁草博通經史多識前載齊世王儉居職已後莫有逮者朝儀國典昏冠吉

凶勉皆預圖議初勉受詔知撰五禮普通六年
功畢表上之曰夫禮以安上化人弘風訓俗經
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
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
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
卽宗伯所掌曲禮吉爲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
之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
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
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昏不以

禮則男女失其時爲國脩身於斯攸急洎周室
大壞王道旣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暴秦滅學
掃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
野方知帝王之爲貴末葉紛綸遽有興毀及東
京曹褒南宮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
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
句旣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
蘭臺石室之典用盡於帷蓋至乎晉氏爰定新
禮荀顛制之于前摯虞刪之于末旣而中原喪

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啓運光天改物撥亂惟武經俗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于業定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脩五禮諮稟衛將軍丹揚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制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遺文散逸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勅委尚書

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集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時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太半天監元年佟之啓審省置之宜勅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寔宜以時脩定以爲永準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

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
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
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
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
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虜記
室參軍陸璉掌軍禮右軍參軍事司馬槩掌嘉
禮尚書右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鎮
北諮議參軍伏暉代之後人以暉代嚴植之掌
凶禮暉尋遷官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

禮儀深廣記載殘缺且須博論共盡其致更使
鎮軍將軍丹楊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
同參厥務臣又奉別勅總知其事未又使中書
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
掌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
各言同異條牒啓聞決之制旨疑事旣多歲時
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玉振
金聲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爲不刊之
則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

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帙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帙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帙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帙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百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上尚書合四十有七帙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帙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秘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洗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時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寔由才輕務

廣思力不周永言慚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
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可以
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詔有司案以遵行尋
加中書令勉以疾求解內任詔不許乃令停下
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決患脚轉劇久闕
朝覲固求陳解詔許疾差還省勉雖居顯職不
營產業家無畜積奉祿分贍親族之貧乏者門
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荅曰人遺子孫以財
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駟如不才終

爲佗有嘗爲書戒其子松曰吾家本清廉故常
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
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
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門風範及以
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
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詳求此言
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寔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
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
承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

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歛若此衆事皆距而不
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于東
田開營小園者非存播藝以要利政欲穿池種
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
車致事寔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旣應營昏
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
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旣失西廂不復方
幅意亦謂此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
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闢洞

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
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
架立不存廣大唯功德處小以爲好所以內中
逼促無復房宇近修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
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旣牽挽不至又
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
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
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
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迴榭頗有臨

眺之美孤峰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荷
菝湖裏殊富芟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
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
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
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爲天地物物之
與我相校幾何哉此直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
舍親累旣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
之外命外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况汝常情安
得忘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爲舄鹵彌復可

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與寢丘聊可髣
髴孔子曰居家理事可移於官旣已營之宜使
成立進退兩亾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
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需
之諸女爾汝旣居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
不易當使中外咸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
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
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
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

之所勅略言此意政謂爲家以來不事資產暨立墅舍似垂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單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履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

旱豈如之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過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第二子排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務乃爲荅客以自喻焉普通末武帝自筭擇後宮吳聲西曲女妓各一部並華少賚勉因此頗好聲酒祿奉之外月別給錢十萬信遇之深故無與匹中大通中又以疾自陳移授特進右光祿大夫侍中中衛將軍置佐史扶如故增親信四十人

兩宮參問冠蓋結轍有敕每欲臨幸勉以拜伏
有虧頻啓停出詔許之遂停輿駕及卒帝問而
流涕卽日車駕臨殯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皇太子亦舉哀朝堂有司奏謚居敬行簡
曰簡帝益執心決斷曰肅因謚簡肅公勉雖骨
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後知政事者莫及
梁世之言相者稱范徐云善屬文勤著述雖當
機務下筆不休常以起居注煩雜乃撰爲流別
起居注六百六十卷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

選品三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
殊途同歸撰會林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五
十卷又爲人章表集十卷大同三年故佐史尚
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請刊石紀德卽
降詔立碑于墓焉排字敬業幼聰敏能屬文位
太子舍人掌書記累遷洗馬中舍人猶管書記
出入宮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爲湘東王友俄遷
晉安內史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

孫也五世祖詢晉徵士祖珪宋給事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勇慧齊太子家令冗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過禮篤志好學爲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旦領師說晚而覆講坐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于時尤明故事稱爲儀注學起家後爲豫章王行參軍轉法曹舉秀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于崇明殿後兼國子博士與司馬襲同志友善僕射江祐

甚推重之號爲經史笥梁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懋參詳五禮除征西鄱陽王諮議參軍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會稽封禪者武帝因集儒學士草封禪儀將行焉懋建議獨以爲不可帝見其議嘉納之由是遂停十年轉太子家令凡諸禮儀多所刊正以足疾出爲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騎常侍轉天門太守中太通三年皇太子召與諸儒錄長春義記四年拜中庶子是歲卒撰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子亨

亨字亨道少傳家業孤介有節行博通羣書多識前代舊事甚爲南陽劉之遴所重梁太清初爲西中郎記室兼太常丞侯景之亂避地郢州會梁邵陵王自東至引爲諮議參軍王僧辯之襲郢州素聞其名召爲儀同從事中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吳興沈炯對掌書記府政朝務一以委之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陳武帝受禪爲太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初僧辯之誅也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頽屍於方山同坎

埋瘞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葬之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以家財營葬凡七柩皆改窆焉光大中宣帝入輔以亨真正有古人風甚相欽重常以師禮事之及到仲舉之謀出宣帝宣帝問亨亨勸勿奉詔宣帝卽位拜衛尉卿卒于官亨初撰齊書并志五十卷遇亂亡失後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之後所製文筆六卷子善心位尚書度支侍郎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晉荊州刺史仲堪五

世孫也曾祖元素宋南康相坐元凶事誅元素
娶尚書僕射琅邪王僧朗女生子寧早卒寧遺
腹生子叡亦當從戮僧朗啓孝武救之得免叡
有口辯司徒褚彥回甚重之謂曰諸殷自荊州
以來無出卿叡斂容荅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
若此旨爲虛故不足降此旨爲實彌不可聞仕
齊歷司徒從事中郎叡妻琅邪王奩女奩爲雍
州刺史啓叡爲府長史奩誅叡亦見害鈞九歲
以孝聞及長恬靜簡交游好學有思理善隸書

爲當時楷法南鄉范雲樂安任昉並稱美之梁
武帝與叡少故舊以女永興公主妻鈞拜駙馬
都尉歷秘書丞在職啓校定秘閣四部書更爲
目錄又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列爲品目累
遷侍中東宮學士自宋齊以來公主多驕淫無
行永興主加以險虐鈞形貌短小爲主所憎每
被召入先滿壁爲殷叡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命
婢束而反之鈞不勝怒而言於帝帝以犀如意
擊主碎於背然猶恨鈞自侍中出爲王府諮議

後爲明威將軍臨川內史鈞體羸多疾閑閣臥
理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嘗禽劫帥不
加考掠所言誚責劫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
之後遂爲善人郡舊多山瘧更暑必動自鈞在
任郡境無復瘧疾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
子憂之手書誠喻服闋爲散騎常侍領步兵校
尉侍東宮改領中庶子後爲國子祭酒卒謚貞
二子構渥鈞宗人芸

客勵精勤學博洽羣書幼而廬江何憲見之深
相嘆賞天監中位祕書監司徒左長史後直東
宮學士省卒

論曰范懋賓之德美傅茂遠之清令孔休源之
政事江休映之彊直並加以學植飾之以文
采其所以取高時主豈徒然哉徐勉少而勵志
發憤忘食脩身慎行運屬興王依光日月致位
公輔提衡端執時無異議爲梁氏宗臣信爲美
矣許懋業藝以經笥見推亨懷道好古以博覽

歸譽其所以折議封禪。求葬僧辯。正直存焉。豈
惟文義而已。古人云仁者有勇。斯言近之。殷鈞
德業自居。又加之以政績。文質斌斌。亦足稱也。

列傳第五十

南史六十

列傳第五十一

南史六十一

陳伯之

陳慶之

子昕 暄

蘭欽

李

延壽

撰

陳伯之。濟陰睢陽人也。年十三。四好著獺皮冠。帶刺刀。候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為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莫動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因拔刀而進。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稻而歸。及年長。在鍾離。數為劫。

盜嘗援面覘人舩舩人斫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臥下榻征伐常將自隨頻以戰功累遷驃騎司馬封魚復縣伯梁武起兵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轉江州據尋陽以拒梁武郢城平武帝使說伯之卽以爲江州刺史子武牙爲徐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帝及其猶豫逼之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與衆軍俱下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輒喚與耳語帝疑其復

懷翻覆會東昏將鄭伯倫降帝使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須卿降當生割卿手脚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伯之大懼自是無異志矣城平封豐城縣公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王者伯之與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承忠並有舊繕經藏伯之息免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爲別駕承忠爲記室參軍河南褚縉都下之薄行者武帝卽位頻造

尚書范雲雲不好絹堅拒之絹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強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之意且復熒惑守南斗詎非爲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減作河南郡於是投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之鄉人朱龍符爲長流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行姦險伯之子武牙時爲直閣將軍武帝手疏龍符罪親付武牙武牙封示伯之帝又

遣代江州別駕鄧繕伯之並不受命曰龍符健兒鄧繕在事有績臺所遣別駕請以爲中從事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無復器仗三倉無米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絹承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繕今段啓卿若復不得便與卿共下使反武帝勅部內一郡處繕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教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以死報使絹詐爲蕭寶寅書以

示僚佐於聽事前爲壇殺牲以盟伯之先歆長史以下次第歆縉說伯之今舉大事以引人望程元冲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可召爲長史以代元冲伯之從之仍以縉爲尋陽太守承忠輔義將軍龍符豫州刺史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拒守程元冲旣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呂孝通戴元則爲內應伯之每日常作伎日晡輒臥左右仗身皆休息元冲因其解弛從北門入徑至聽事

前伯之聞叫自率出盪元冲力不能敵走逃廬山伯之遣使還報武牙兄弟武牙等走盱台盱台人徐文安莊興紹張顯明邀擊之不能禁反見殺武帝遣王茂討伯之敗走間道亡命出江北與子武牙及褚縉俱入魏魏以伯之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祿大夫曲江縣侯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北侵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出世棄燕雀

之毛羽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時主
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
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
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
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蹙以
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于天
下安反側于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
談也昔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手刃於愛子漢
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况將軍無昔人之

罪而勳重於當代夫迷途知反往哲是與不遠
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
松柏不剪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尚在悠悠
爾心亦何可言當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
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
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氈裘
之長寧不衰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
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
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號中原多歷年所惡

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
攜離酋豪猜貳方當係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
軍魚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飛幕之上不亦惑
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
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無絃登陴豈不愴
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
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
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
滇池解辦請職朝解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

心崛強沙漠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
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方弔人洛汭伐罪秦
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伯
之得書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降武牙爲魏人
所殺伯之旣至以爲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
新縣侯未之任復爲驍騎將軍又爲太中大夫
久之卒于家其子猶有在魏者褚絹在魏魏人
欲用之魏元會絹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
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

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而死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隨從梁武帝帝性好碁每從夜至旦不輟等輩皆寐唯慶之不寢聞呼卽至甚見親賞從平建鄴稍爲主書散財聚士恒思立效除奉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爲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雋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衆十萬來

拒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千觀兵近境慶之擊破之後豫章王棄軍奔魏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獲全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拔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閣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常山王元昭等東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韋放曰賊鋒必是輕銳戰捷不足爲功如不利沮我軍勢不如勿擊慶

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須挫其氣必無不敗之理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還共諸將連營西進據濡陽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于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退慶之杖節軍門曰須虜圍合然後與戰若欲班師慶之別有密勅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陷其四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攻之遂奔潰斬獲略盡渦水咽

流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頓城父武帝嘉焉手詔慰勉之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來降武帝以慶之爲假節驍勇將軍送顥還北顥於渙水卽魏帝號授慶之前軍大都督自鉅縣進遂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壘以拒慶之自旦至中攻陷其三大千乃退時魏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城慶之攻陷其城禽徽業仍趣大梁顥進慶之徐州刺史武都郡王仍率衆而西

魏左僕射楊昱等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七萬據滎陽拒顥兵強城固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爾朱兆騎將魯安等援楊昱又遣右僕射爾朱世隆西荊州刺史王羆據虎牢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稽馬宣諭衆曰我等纔有七千賊衆四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須平其城壘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大愨踰堞而入遂剋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魯

安於陣乞降天穆兆單騎獲免進赴虎牢爾朱世隆棄城走魏孝莊出居河北其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率百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魏上黨王元天穆又攻拔大梁分遣王老生費穆據虎牢刁宣刁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並降天穆與十餘騎北度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中謠曰名軍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鉅縣至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

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魏莊帝單騎度河宮衛
嬪侍無改于常顥旣得志荒于酒色不復視事
與安豐臨淮計將背梁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
力用慶之心知之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
尚多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沒
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元延明說顥曰慶之
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爲用
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顥由是疑慶之乃密啓武
帝停軍洛下南人不一萬魏人十倍軍副馬

佛念言於慶之曰勳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旣
有將軍豈得無慮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
屠顥據洛則千載一時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
爲徐州刺史因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魏將
爾朱榮爾朱世隆元天穆爾朱兆等衆號百萬
挾魏帝夾攻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
一時歸魏慶之度河守北中郎城三日十二戰
傷殺甚衆榮將退還時有善天文人劉靈助謂
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爲棧濟自碶石

與顥戰于河橋顥大敗走至臨潁被禽洛陽復入魏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鬚髮為沙門間行至豫州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侯出為北兗州刺史都督緣淮諸寵起兵應之攻陷北徐州詔慶之討焉慶之斬伯寵僧強傳其首中大通二年除南北司二州刺史加都督慶之至鎮遂圍縣瓠破魏潁州刺

史婁起揚州刺史是玄寶於溱水又破行臺孫騰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轉運江湘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攻下楚州執刺史桓和景仍進軍淮上慶之破之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是歲豫州飢慶之開倉振給多所全濟州人李昇等八百人表求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卒謚曰武慶之性祇慎每奉詔

勅必洗沐拜受儉素不衣紈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與俞藥藥初爲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錢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歷位雲旗將軍安州刺史

慶之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遇疾還都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事昕聚土畫城指麾分別异甚奇之慶之在縣瓠魏

驍將堯雄子寶樂特爲敢勇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卽潰散後爲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勅召昕還昕啓云採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虜必濟乃拔昕爲雲騎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度江爲景所禽令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桃棒許之遂立盟射城中遣昕夜縋而入武帝大喜勅卽受降簡文遲疑累日不決外

南史列傳卷五十一
十一
事泄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逼昕令
更射書城中云桃棒豈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
裹申隨之昕不從遂見害

少弟暄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
歷王公門沈湎誼譏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
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翼以諷諫暄聞之與秀
書曰旦見汝書與孝與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
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
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

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
與此子交歡于地下汝欲笑吾所志邪昔阮咸
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
騎武子呼爲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
巋然翻成可怪吾旣寂漠當世朽病殘年產不
異于顏原名未動于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
安歸汝以飲酒爲非吾不以飲酒爲過昔周伯
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
百盃吾不以爲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廝

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
譬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
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
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
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
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悚丘也幸苟
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
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
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孟鑑

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
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
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暄以落魄不
爲中正所品久不得調陳太康中徐陵爲吏部
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
簪挿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
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
止自若竟無忤容作書謫陵陵甚病之後主之
在東宮引爲學士及卽位遷通直散騎常侍與

義陽王叔達尚書孔範度支尚書袁權侍中王
瑳金紫光祿大夫陳襄御史中丞沈瓘散騎常
侍王儀等恒入禁中陪侍游宴謂爲狎客暄素
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謔語言不節後主甚
親昵而輕侮之嘗倒縣于梁臨之以刃命使作
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卽成不以爲病而傲弄
轉甚後主稍不能容後遂搏艾爲帽加于其首
火以爇之然及于髮垂泣求哀聲聞于外而弗
之釋會衛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撥之拜謝曰陳
暄無罪臣恐陛下有翫人之失輒矯赦之造次
之愆伏待刑憲後主素重莊意稍解勅引暄出
命莊就坐經數日暄發悸而死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幼而果決趨捷過人
宋末隨父子雲在洛陽恒於市騙橐馳後子雲
還南梁天監中以軍功至冀州刺史欽兼文德
主帥征南中五郡諸洞反者所至皆平欽有謀
略勇決善戰步行日二百里勇武過人善撫馭
得人歿力以軍功封安懷縣男累遷都督梁南

秦二州刺史進爵爲侯征梁漢事平進號智武將軍改授都督衡州刺史未及赴職會西魏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瑤來請救欽乃大破魏軍追入斜谷斬獲略盡魏相安定公遣致馬二千匹請結鄰好欽百日之中再破魏軍威振鄰國詔加散騎常侍仍令赴職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並禽之至衡州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在州有惠政吏人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後爲廣州刺史前刺史新渝侯映之薨南安侯恬權行州事異得卽真及聞欽至嶺厚貨厨人塗刀以毒削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死帝聞大怒檻車收恬削爵土欽子夏禮侯景至歷陽率其部曲邀景兵敗死之

論曰陳伯之雖輕狹爲心而勇勁自立其累至爵位盖有由焉及喪亂旣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亦爲幸哉慶之初同燕雀之游終懷鴻鵠之志及乎一見任委長驅伊洛前無強陣攻靡堅城雖南風不競晚致傾覆其所克捷亦足稱之

蘭欽戰有先鳴位非虛受終逢鳩毒唯命也夫

志及乎一良曰委身與國谷前無解朝文氣
亦為幸姑與之既同燕雀之機絲對其
曾益蓋有由焉交與廣平去歲不日卒其
論曰刺即之與彈亦為心而與煙自文其
墨斯幸其得由地最其效也
帝聞大怒雖平外計皆備土燧子夏
皇貴國入金八以毒附小美之
南史六十一

列傳第五十二

南史六十二

李

延壽

撰

賀瑒

子革
弟子琛

司馬聚

朱异

顧協

徐摛

子陵
儀

陵子儉
陵弟孝克

份

鮑泉

鮑行卿
行卿弟克卿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

世以儒術顯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

病死為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

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祖道力善三禮有盛名仕宋爲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父損亦傳家業場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瓛爲會稽府丞見場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場謂曰此生將來爲儒者宗矣薦之爲國子生舉明經後爲太學博士梁天監初爲太常丞有司舉脩賓禮召見說禮義武帝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場兼五經博士別詔爲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時武帝方制定禮樂場所建議多

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卒于館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士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場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數百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季弟子琛並傳場業

革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就文受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通三禮及長徧脩孝經論語毛詩左傳爲兼太學博士長七尺

八寸雍容都雅吐納蘊藉勅於永福省爲邵陵
湘東武陵三王講禮後爲國子博士於學講授
生徒常數百人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
帶江陵令王於州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
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爲人
吏所懷尋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至孝常恨
食祿代耕不及爲養在荊州歷爲郡縣所得俸
秩不及妻孥專以還鄉造寺以申感思子徽美
風儀能吐談深爲革愛先革卒革哭之因遘疾

而卒季亦明三禮位中書黃門郎兼著作

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
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
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楫閑
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稍從問
道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千餘
人瑒天監中亡至是復集琛乃築室郊郭之際
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旣世習禮學究
其精微古述先儒吐言辯絜坐之聽授終日不

疲湘東王幼年臨郡彭城到漑爲行事聞琛美
名命駕相造會琛正講學侶滿筵旣聞上佐忽
來莫不傾動琛說經無輟曾不降意漑下車欣
然就席便申問難往復從容義理該贍漑嘆曰
通儒碩學復見賀生今且還城尋當相屈琛了
不酬荅神用頽然漑言之王請補郡功曹吏琛
辭以母老終于固執俄遭母憂廬于墓所服闋
猶未還舍生徒復從之琛哀毀積年骨立而已
未堪講授諸生營救稍稍習業普通中太尉臨

川王宏臨川名補祭酒從事琛年已四十餘始
應辟命武帝聞其有學召見文德殿與語悅
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門業仍補王國侍郎
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參卑禮事累遷尚書左
丞詔琛撰新謚法便卽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
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駁議曰令旨以大功之
末可得冠子嫁女不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
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
可自冠故記稱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爲文

非關唯得為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
 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
 明冠子嫁子結于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
 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
 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為為子
 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
 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
 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
 身有大功不得自冠嘉禮但得為子冠嫁竊謂

有服不行嘉禮本為吉凶不可相于子雖小功
 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為其冠嫁若父
 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于吉凶禮無礙
 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于
 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
 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
 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為子冠嫁伏尋
 此旨若為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
 功亦不可自冠自嫁是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

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獨唯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父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于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並欲仗薄于此而厚于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暮親雖從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娶若夫暮降大功大功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未終冠故無有異唯下殤之

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弱之故天喪情深既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幼頓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唯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冠嫁也日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于中上詔小功又不兼於大功若實大功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下中二殤亦不冠嫁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義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加員

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遷御史中丞參禮儀如先琛性貪嗇多受賕賂家產既豐買主第爲宅爲有司奏坐免官後爲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進見武帝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時武帝年高任職者緣飾奸諂深害時政琛啟陳事條封奏大略其一曰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

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國家之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調動致逋積而人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耶今誠宜嚴爲禁制導之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淳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則易于反情其三事曰斗筲之人詭競求進運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長

弊增奸寔由于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効黜其殘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人費息則財聚若言小費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人則終年不止矣書奏武帝大怒召主書于前口受敕責琛曰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聞聽覽每苦恹惚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

于闐茸止取名字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不能受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人失安居牧守之過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能皆惡卿可分明顯出其人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道者必以淳素爲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于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

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朕三更出理事隨
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晏方得就
食既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
亦再食昔腰過于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
帶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也書曰股
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
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又
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許外人呈事
於義可否以噎廢餐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

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
姦獨任成亂何者是宜具以奏聞琛表敕但謝
過而已不敢有所指斥太清二年爲中軍宣城
王長史侯景陷城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輿至
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
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輿送莊嚴寺療之明年
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賊寇會稽復執琛
送出都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卒琛所撰三禮講
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注凡百餘篇子翊位巴山

太守

司馬槩字元表河內溫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
農高密敬王祖讓之員外常侍父燮善三禮仕
齊位國子博士槩少傳家業強力專精手不釋
卷沛國劉瓛爲儒者宗嘉其學深相賞好與樂
安任昉善昉亦推重之梁天監初詔通儒定五
禮有舉槩脩嘉禮除尚書祠部郎時創定禮樂
槩所建議多見施行兼中書通事舍人每吉凶
禮當時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者皆取

決焉累遷御史中丞十六年出爲宣毅南康王
長史行府國并石頭戍軍事槩雖居外官有敕
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問訊不限日遷晉安王
長史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文爲十卷所撰
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唐人也祖昭之以學解稱
於鄉叔父謙之字處光以義烈知名年數歲所
生母亡昭之假葬于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穴
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感如持喪

長不昏娶齊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勗表上之齊武帝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之隨曹武西行將發幼方子懌於津陽門伺殺謙之兄吳之卽昇父也又刺殺懌有司以聞武帝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顛聞而歎曰弟死於孝兄徇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吳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仕齊官至吳平令昇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其祖昭之曰此兒非常

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好羣聚菡博頗爲鄉黨所惠及長乃折節從師梁初開五館昇服膺於博士明山賓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徧覽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筭皆其所長年二十出都詣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昇曰卿年少何乃不廉昇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碁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尋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尚書詳議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昇

適二十一特敕擢爲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異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搆觸響鏗鏘遇采便發觀其信行非唯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武帝召見使議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異實異後見明山賓曰卿所舉殊得人仍召直西省俄兼太學

博士其年帝自講孝經使異執讀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後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異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遷太子右衛率普通五年大舉北侵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異曰自王師北討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懼禍其降必非僞也帝仍遣異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異節度及至法僧遵承朝旨如異策焉遷散騎常侍異容貌魁梧能舉止

雖出自諸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異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詳請斷填委於前異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遷右衛將軍啓求於儀賢堂奉述武帝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異與左丞賀琛遞日述武帝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異于玄圃講易

大同八年改加侍中異博解多藝園基上品而貪財冒賄欺罔視聽以伺候人主意不肯進賢黜惡四方餉饋曾無推拒故遠近莫不忿疾起宅東陂窮乎美麗晚日來下酣飲其中每迫曠黃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籥旣而聲勢所驅薰灼内外產與羊侃相埒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子鵞魚鮓不輟於口雖朝野從車中必齎飴餌而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異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

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爲蔑尤甚
我是以先之自徐勉周捨卒後外朝則何敬容
內省則異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爲已任異文
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見倖異在內
省十餘年未嘗被譴司農卿傅岐嘗謂異曰今
聖上委政于君安得每事從旨頃者外聞殊有
異論异曰政言我不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
吾豈可以其所聞干忤天聽太清二年爲中領
軍舍人如故初武帝夢中原盡平舉朝稱慶甚
悅以語异曰吾生平少夢夢必有實异曰此宇
內方一之徵及侯景降敕召羣臣廷議尚書僕
射謝舉等以爲不可許武帝欲納之未決嘗夙
興至武德閣口獨言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
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至紛紜悔
無所及异探帝微旨荅曰聖明御寓上應蒼玄
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爲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
景分魏國太半遠歸聖朝若不容受恐絕後來
之望帝深納异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侯

敗沒帝憂曰今乃作晉家事乎尋而貞陽自魏遣使述魏相高澄欲申和睦敕有司定議昇又議以和爲允帝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時侯景鎮壽春疑懼累啓請絕和及致書與昇餉金二百兩又致書于制局監周石珍令具申聞昇納其金而不停北使景遂反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並累有啓聞昇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曰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

並不爲聞奏及賊至板橋使前壽州司馬徐思玉先至求見於上上召問之思玉給稱反賊請間陳事上將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僞難測安可使其獨在殿上時昇侍坐乃曰徐思玉豈是刺客邪何言之僻善寶曰思玉已將臨賀入北詎可輕信言未卒思玉果出賊啓昇大慙賊遂以討昇及陸驗爲名及景至城下又射啓言朱昇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爲讒臣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誅昇等臣歛轡北

歸帝問簡文曰有是乎對曰然帝召有司將誅之簡文曰賊特以异等為名耳今日殺异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若祇氛既息誅之未晚帝乃止异之方倖在朝莫不側目雖皇太子亦不能平至是城內咸尤异簡文為四言愍亂詩曰愍彼陂田嗟斯氛霧謀之不臧褻我王度又製圍城賦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為誰並以指异又帝登南樓望賊顧謂异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异流汗不能對慙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贈尚書右僕射舊尚書官不以為贈及异卒武帝悼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啓曰异生平所懷願得執法帝因其宿志特有此贈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异及諸子自潮

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游焉四方饋遺財賄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子肅位國子博士次閏司徒掾並遇亂卒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也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右光祿大夫張永嘗攜內外孫姪游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政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

興于此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稱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內弟率尤推重焉初為揚州議曹從事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為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記仍侍西豐侯正德讀正德為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新安令未至縣遭母憂刺史始興王厚資遣之送喪還于峽江遇風同旅皆漂溺唯協一舫觸石得泊焉咸謂精誠所致張率嘗薦之于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

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爲
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于草澤卿
便稱敕喚出於是協爲兼太學博士累遷湘
東王參軍兼記室普通中有詔舉士湘東王表
薦之卽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
大通三年霆擊大航華表然盡建康縣馳啓協
以爲非吉祥未卽呈聞後帝知之曰霆之所擊
一本罰惡龍二彰朕之有過協掩惡揚善非曰
忠公由是見免後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

舍人並如故自爲近臣便繁幾密每有述製敕
前示協時輩榮之卒官無余以歛爲士子所嗟
歎武帝悼惜之爲舉哀贈散騎常侍謚曰溫子
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
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
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
敢以遺之及爲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
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
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

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娉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羣書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文集十卷並行于世

徐摛字士秀東海郟人也一字士績祖憑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梁天監初位員外散騎常侍摛幼好學及長徧覽經史屬文好爲新變不拘

舊體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爲侍讀大通初王摠戎北侵以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摛出王入爲皇太子轉家令兼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旣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帝聞之怒名摛加誚責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乃意釋因問五經大

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記末論釋教摛商較
縱橫應答如響帝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
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
來見逼我須早爲之所遂承間白帝曰摛年老
又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帝謂摛欲之乃召摛
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爲之卿爲我臨
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爲新安太守爲政清靜
教人禮義勸課農桑朞月風俗便改秩滿爲中
庶子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卽簡文妃姪女晉

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引春
秋義至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
覲用幣戊寅卽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
宜依舊觀簡文問摛摛議曰儀禮云質明贊見
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
于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嬾令所以舅延外
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于舅
姑本有戚屬不相瞻者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
姻覲見之儀謂應可略簡文從其議除太子左

衛率及侯景攻陷臺城時簡文居永福省賊衆奔入侍衛走散莫有存者摛獨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摛簡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簡文被閉摛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長子陵最知名

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上巳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

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就謂之顏回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義及長博涉史籍從橫有口辯父摛爲晉安王諮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王立爲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郎出爲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在縣贓污因坐免久之爲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宮撰長春殿義記使陵爲序又令於少傅府述今所製莊子義太清二年兼通直

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
客魏收譙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卽
谷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
卿復知寒暑收大慙齊文襄爲相以收失言囚
之累日及侯景入寇陵父攜先在圍城之內陵
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哀恤會齊受魏禪
梁元帝承制于江陵復通使于齊陵累求復命
終拘留不遣乃致書于僕射楊遵彥不報及魏
平江陵齊送貞陽侯明爲梁嗣乃遣陵隨還太

尉王僧辯初拒境不許明往復致書皆陵辭也
及明入僧辯得陵大喜以爲尚書吏部郎兼掌
詔誥其年陳武帝誅僧辯仍進討韋載而任約
徐嗣徽承虛襲石頭陵感僧辯舊恩往赴約約
平武帝釋陵不問以爲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
使齊還除給事黃門侍郎祕書監陳受禪加散
騎常侍天嘉四年爲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年
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爲司空以
帝弟之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獻假王威風抑

塞辭訟大臣莫敢言陵乃奏彈之文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爲歛容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文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郎引王下殿自是朝廷肅然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馳競不已者乃爲書宣示之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尚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在撫綏無計多

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諭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昇亦爲卿相此不踰其本分耶比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旣介衡流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及

宣帝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廢帝卽位
封建昌縣侯太建中爲尚書左僕射抗表推周
弘正王勸等帝召入內殿曰卿何爲固辭而舉
人乎陵曰弘正舊藩長史王勸太平中相府長
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舊臣宜居後固辭累
日乃奉詔及朝議北侵宣帝命舉元帥衆議在
淳于量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
俗將略人才當今無過者於是爭論數日不能
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

但明徹良將忌卽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爲大都
督令忌監軍事遂剋淮南數十州地宣帝因置
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七年領國子祭酒以
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中給扶十二年爲中
書監領太子詹事以年老累表求致仕宣帝亦
優禮之詔將作爲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
卽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至德元年卒年
七十七詔贈特進初後主爲文示陵云他人所
作陵嗤之曰都不成辭句後主銜之至是謚曰

章僞侯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俸祿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戶戶送米至水次親戚有貧賈者皆召令取焉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寮怪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給如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釋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坐莫能與抗目有青精時人以爲聰慧之相也自陳創業文檄軍書及受禪詔策皆陵所製爲一

代文宗亦不以矜物未嘗詆訶者其於後進接引無倦文宣之時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傳于周齊家有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陵有四子儉份儀傳

儉一名報幼而脩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直重其爲人妻之以女梁元帝召爲尚書金部郎中常侍宴賦詩元帝歎賞之曰徐氏之子復有

文矣魏平江陵還建鄴累遷中書侍郎太建初
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宣帝令儉持節喻旨
紇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
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紇默然不
答懼儉沮衆不許入城置儉于孤園寺紇嘗出
見儉儉謂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
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
留紇於是遣儉從間道馳還宣帝乃命章昭達
討紇以儉監昭達軍紇平爲兼中書通事舍人

後主立累遷尋陽內史爲政嚴明盜賊靜息遷
散騎常侍襲封建昌侯入爲御史中丞儉公平
無所阿附尚書令江撝望重一時爲儉所劾後
主深委任焉禎明二年卒
份少有父風九歲爲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
幼屬文亦不加此爲海鹽令有政績入爲太子
洗馬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
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
謂份孝感所致先陵卒

儀少聰警仕陳位尚書殿中郎陳亡戲于錢塘之赭山隋煬帝召爲學士尋除著作佐郎大業四年卒

陵弟孝克有口辯能談玄理性至孝遭父憂殆不勝喪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孝克養母餽粥不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將盾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曰飢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當世人望彼此俱濟於卿如何臧氏弗許之時有孔景行者爲侯景將多從左

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遺母孝克又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氏伺孝克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旣得脫當歸供養孝克嘿然無答於是歸俗更爲夫妻後東遊居錢塘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尋去職太建四

年徵爲祕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宣帝甚嘉其操行後爲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歎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禎明元

年入爲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卽都官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閣自然關閉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于此省孝克代確便卽居之經兩載祆變皆息時人咸以爲貞正所致孝克性清素好施惠故不免飢寒後主敕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隨盡二年

爲散騎常侍侍東宮陳亡隨例入長安家道壁
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亡後孝
克遂常噉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
不復食焉開皇十二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其
名行召令于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
子博士後侍東宮講禮傳十九年以疾卒年七
十三臨終政念佛室內有非常香氣鄰里皆驚
異之子萬載位太子洗馬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幾字景玄家貧以母

老詣吏部尚書王亮干祿亮一見嗟賞舉爲春
陵令後爲明山賓所薦爲太常丞以外兄傅昭
爲太常依制總服不得相臨改爲尚書郎終于
湘東王諮議參軍泉美鬚髯善舉止身長八尺性
甚警悟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帝爲國常
侍早見擢任謂曰我文之外無出卿者後爲通
直侍郎常乘高幃車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
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
從者荅曰鮑通直承怪焉復欲尋之遣逼車問

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爲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爲笑謔及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方等之敗元帝大怒泉與王僧辯討之僧辯曰計將安出泉曰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君言文事常談耳江東少有武幹非精兵一萬不可以往竟陵甲卒不久當至猶可重申欲與卿人言之泉許諾及僧辯如向言泉嘿然不繼元帝大怒于是械繫僧辯時人比泉爲酈寄

泉旣專征長沙久而不尅元帝乃數泉二十罪爲書責之曰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乃從獄中起王僧辯代泉爲都督使舍人羅重歡領齋仗三百人與僧辯往及至長沙遣通泉曰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乎矣乃拂席坐而待之僧辯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鑱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命重歡出令示泉鑱之牀下泉顏色自若了無懼容曰稽

南史列傳卷五十二
三十
緩王師罪乃甘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憤憤
耳僧辯色甚不平泉乃啓陳淹遲之罪元帝尋
復其任令與僧辯等東逼邵陵王於郢州郢州
平元帝以世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史行州府
事方諸見泉和弱每有諮陳未嘗用使泉伏牀
騎背爲馬書其衣作其姓名由是州府盡相欺
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襲之方諸與泉不恤
軍政唯菹酒自樂云賊何由得至旣而傳告者
衆始命闔門城陷賊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

景攻僧辯于巴陵不尅敗還乃殺泉于江夏
沉其屍于黃鶴磯初泉夢著朱衣行水上及歿
舉身帶血而沉于江如其夢泉於儀禮尤明撰
新儀三十卷行于世時又有鮑行卿以博學大
才稱位後軍臨川王錄事兼中書舍人遷步兵
校尉上玉璧銘武帝發詔褒賞好韻語及拜步
兵面謝帝曰作舍人不免貧得五校實大校例
皆如此有集二十卷撰皇室儀十三卷乘輿龍
飛記二卷南史大守容卿三千餘五至並大

弟客卿位南康太守客卿三子檢正至並才藝
知名俱爲湘東王五佐正好交遊無日不適人
人爲之語曰無處不逢鳥噪無處不逢鮑佐正
不爲湘東王所知獻書告退王恨之及建鄴城
陷正爲尚書外兵郎病不能起景雜于死屍焚
之王聞之曰忠非紀信利非象齒焚如棄如於
是乎得君子以此知湘東王不仁檢爲湘東鎮
西府中記室使蜀不屈於武陵王見害
論曰夏侯勝云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

如拾地芥耳於賀瑒賀琛朱异司馬駿其得之
矣而异遂徼寵倖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時苟
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寔异之由禍難旣彰不明
其罪亦旣身死寵贈猶殊罰旣弗加賞亦斯濫
夫太清之亂固其宜矣顧協清介足以追蹤古
人徐摛貞正仁者信乎有勇孝穆聰明特達締
構興王獻替謀猷亮直斯在泉本文房之士每
處荷戈之任非材之責勝任不亦難乎

...

夷荷丈之時非林之青...

...

...

夫太素之彌固其宜矣...

...

...

...

列傳第五十二



